

美人魚、娜娜與我（中）

瀛苑副刊

「我有什麼好愛呀，我只知道我不要再看到娜娜哭。我只知道這個。」

「所以我被拒絕了？」我微笑著問保羅。

保羅的眼神看起來那麼哀傷，他搖搖頭：「薰，妳很勇敢，妳能再去找一個更好的人，娜娜卻不行，她老是流淚。我怕她的眼淚。」

好。我愛的人不要我，理由是我夠勇敢。

真是諷刺。你哪隻眼睛看見我夠勇敢了？

我不再說話。

保羅說那妳醉了，我送妳回家吧，好不好？

他在求我放了他嗎？

好吧。我點點頭，由著他揹我上了公車。由著他讓我的頭枕在他的腿上，跟著公車的節奏擺晃了不知幾條街。然後我在他的背上伏著，就這樣下了公車，到了家。

就在他蹲低身形把我放下地面時，我說：「騙我說你愛我。」

「薰？」我在他背後，揣測著他的表情：他一定很慌吧，他不願傷害我，他是濫好人。

「說你愛我。」

保羅，這很簡單，假裝我是娜娜，假裝你在對娜娜說，假裝你很好心，只是在給一次比較特別的施捨。

「我愛你。」他說了。

我繞到保羅面前，不由分說給他一個吻。這是我生平第一個吻，竟然是我去強吻別人！

我給的吻很長很暖很專心，但儘管我吻得頭都暈了，保羅的唇卻一直都是冰的。他只是站在那裡，假裝置身事外，假裝現在發生的事不存在，假裝我只是開他玩笑，只要等我玩夠了，我就會收兵，所以他默默地忍受著。既沒有反應，也無力推開我。

我覺得痛。雖然我在吻一個我愛的人。

我放開他。

「保羅你真是個不折不扣的濫好人！」我恨恨的。

他卻微笑，好像在對我說：回家吧，妳只是醉了。

微笑、微笑、微笑、你就只會微笑，笑得牲畜無害，笑得讓我覺得自己好卑鄙。

我於是轉頭進了家門。

這一回合，娜娜，我輸了。

我透著窗戶玻璃，看著保羅離去時拖長的影子。

他還得回去娜娜家吧，畢竟今天是娜娜的生日，他只是奉壽星暨愛人的命令，送一個醉鬼回家。

並且。（我的身體叫妒忌浸滿，從皮膚上的汗毛到血管，一點一滴沁入靈魂。）他說了，在我說愛他之前，他說了：我要向娜娜求婚。

就在今天。

好快。

不管是保羅和娜娜的戀情進展或是整個房子的旋轉速度。

之前的酒精在我的平衡系統裡開始發生作用，我開始嘔吐，好想哭好想哭，我吐完對著鏡子想要微笑，卻看到自己額上暴突的青筋。

喝了酒，臉不是紅紅的充滿魅力嗎，為什麼我的臉卻異常蒼白，連浴室裡暈黃的燈光也遮掩不住那種病了的憔悴？我覺得慌，好像明天就是世界末日，我卻得以這個猙獰的樣子孤獨死去。

想到這，我的身體突然有了力氣，好想好好洗個澡，拿起櫃子上的洗髮精沐浴乳把自己弄乾淨。我脫掉吐髒的外套衣服和褲子爬進浴缸，溫水自蓮蓬頭流下，我驅散不了周身的寒意。

突然間我又想吐了。

惱人的暈眩使我站不住腳，坐在浴缸裡，我的下巴抵著硬邦邦的浴缸邊緣猛吐。馬桶好遠，地面上的髒穢延著磁磚上的間縫流成一幅黃色調的豪氣潑墨。並且隱隱透著詭譎。

像吐不完，不止顛覆胃腸，我的世界好像也要跟著這種掏空的感覺一起沉淪。我開始斷斷續續地哭泣，邊吐邊哭，浴室變得吵雜而擁擠，未乾的身體在空氣裡顫慄，我流著淚看著被我弄糟的一切。

我卻連站起來逃離的力氣都沒有。

怎麼可以，把自己搞得這麼糟？

你卻逍遙，保羅，你明明是個濫好人，你的責任是讓全世界都快樂，為什麼獨獨讓我傷心？

然後手機突然響了，不知是從哪一個角落，突兀地戳破我自憐的氛圍。

是娜娜。

當我終於在亂七八糟的髒衣服中找到我的手機時，電話已經掛斷了。

我就這樣拿著手機發呆，幻想如果我殺死保羅，讓娜娜肝腸寸斷，會不會是報復他們的最好方法？

當我把大鍋的水燒沸，準備伺機把保羅丟進去的時候，娜娜傳的短訊就來了，突兀的聲音，干擾了我的謀殺大計，保羅因此死裡逃生。

我知道娜娜會說什麼。我看著手機面板，想像當娜娜等不及要告訴我這個訊息時，保羅的表情會是怎麼樣的精采？他的眉會因緊張而揚起來，眼睛因為隱瞞一個謊而閃爍，可是唇仍然保持著美好的弧線。因為幸福。

那麼親密的幸福，那麼我在哪裡？

我按下通話鍵，要打電話給保羅。

我以為我可以以任何形式，仗勢索討，像一個驕傲的巫。

只是我沒有籌碼。當保羅的聲音透過電話，鼓震著我的耳膜時，我總算明白了。

那是一個再純淨沒有的聲音，裡頭沒有欺瞞沒有愧疚沒有心虛沒有情感沒有疼痛，在那裡我找不到我的位置。

註定要死心的，我卻不甘心。

「我現在要見你。」

「啊？」

我聽到娜娜的聲音，靠得好近，幾乎貼上話筒的距離。

他們在做什麼？妒忌的情緒像刀刀沾在我的心上，每一次呼吸都是一個傷口。

「不要告訴娜娜。」我微笑著。我希望背著娜娜，我和保羅之間能共同擁有一個祕密。

「嘿保羅，是薰嗎？」娜娜在旁邊放肆大喊。我幾乎可以看到她像隻貓，愛嬌地依在保羅身上。

我屏息，等著保羅的回答。

「噓別吵，不是薰，妳先去睡，我待會再跟妳說。」保羅備極寵愛地，像哄一個小女孩。可是他的回答讓我滿意。

「你現在就過來。」

「妳知道我走不開。」

他走不開，我知道，保羅已經負了娜娜太多次了，我知道，我都知道，可是我切割不了自己的嫉恨，我全身酸臭地坐在這裡，想的無非是要你一面。證明我還有個位置。在你的心裡。

我好痛好痛。痛得沒有力氣勒住自己的胡作非為。可是就這一次就好，過了這一次，我不再為難。

「你現在不來，你就再也見不到我了。」沒有讓保羅有辯駁的機會，我掛了電話。

我仍驕傲。

生命是我最大的籌碼。

我不再嘔吐，我的力氣並且恢復，然而我不願離開這一團混亂，我在酸臭的潮溼中全心全意地等待。

等待你按響門鈴救我出去。

矇矓中我似乎看見隱約的人影對我招手，我費力想要抓住那雙手，卻發現四周是一片藥水的味道，娜娜和奶奶的聲音在我耳畔拼命呼喊。

不是妳們，不是妳們，我等的是保羅。

不是保羅於是我不願醒來。身體卻違背意志，在那一瞬間我睜開眼。

「薰，妳怎麼了？對不起我剛錯怪妳了……可是薰妳剛那個樣子真的亂嚇人，彷彿是妳，殺了保羅！」

似乎忘了她剛才對我的敵意，娜娜的臉上淨是對我的牽掛。可是她說的最後一句話讓我覺得慌，我安慰她說「沒事沒事我會好好的。」的力氣頓時被抽走。

「娜娜，沒事就好啦，小孩子亂說話，說那是什麼話。阿薰哪會跟保力丕／相害？」

「保羅。」我低低地念著。「保羅現在怎麼樣了？」我迴避著娜娜的眼神，她深棕色的眼瞳裡潛藏著一種忿恨。我覺得那是針對我。

「醫生還沒出來，我們也不知道結果。」娜娜說。她頰上的淚已經乾了，一股奇異的堅毅籠罩在她的臉上。

「那，妳們去等消息吧，我一個人還可以。」我推開娜娜和奶奶放在床緣的手，將自己鼻子以下的臉都縮進被單裡，擺明了要繼續昏睡的樣子，希望她們走。

「那好啦。」奶奶揪著娜娜走。

我看著她們把門開了走出去又閤上。

但才不到一秒鐘娜娜的頭又鑽進來：「我不放心。薰，讓我待在這裡陪妳好不好？」

我。我正想要開口說不，奶奶的手伸進來把娜娜的頭又抓了出去。然後又換成奶奶的臉。

「阿薰，妳安心睏，保勿ㄟ／醒來我們會跟妳講。」

我小聲地說好。像做錯事。

我掀起被單將外面的光密密阻絕。

是的。（未完待續）

2010/09/27